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西方古典学研究

欲望的治疗  
希腊化时期的  
伦理理论与实践

The Therapy of Desi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



Martha C. Nussbaum

〔美〕玛莎·努斯鲍姆 著

徐向东 陈玮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欲望的治疗

希腊化时期的

伦理理论与实践

The Therapy of Desi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

Martha C. Nussbaum

[美] 玛莎·努斯鲍姆 著

徐向东 陈玮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1 - 19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的治疗: 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 (美) 玛莎·努斯鲍姆著;  
徐向东, 陈玮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5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 - 7 - 301 - 29472 - 7

I. ①欲… II. ①玛…②徐…③陈… III. ①希腊化时代—伦理学—研究  
IV. ①K125②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8150 号

*The Therapy of Desi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 by Martha C. Nussbaum  
Copyright © 1994 by Trustees of Oberlin College,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未经出版方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电子或机械方式复制或传播。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 书 名 欲望的治疗: 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  
YUWANG DE ZHILIAO: XILAHUA SHIQI DE LUNLI LILUN YU  
SHIJIAN
- 著作责任者 [美] 玛莎·努斯鲍姆 著 徐向东 陈玮 译
- 责任编辑 王晨玉
-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9472 - 7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szs@126.com](mailto:pkuszs@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39.25 印张 700 千字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9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 - 62756370

##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20世纪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典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

## 2 欲望的治疗

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 2009 年版导论

《欲望的治疗》是十五年前出版的,现在是我们去反思从那时到现在的这段岁月如何对本书的基本主题和论点产生了新的启示(就像《善的脆弱性》十五岁生日时我对新版所做的那样)的时候了。在此,如果说我只是集中于自己的思想,而没有把重点放在其他作者撰写的大量有价值的著作上,那也只是因为采取其他做法至少会要求一本与本书同样篇幅的著作。

ix

### 一、希腊化时期伦理学的中心地位

《欲望的治疗》的意图仅仅在于,在一个领域中展示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流派及其争论的丰饶和质量。大约在 1983 年,当我开始开展本书的研究计划时,同行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这个事实,而对于几乎所有非专业哲学家和大多数专业学者来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仍被看成所谓“古代哲学”(这个说法有点令人误解,因为印度人和中国人也有自己杰出的古代哲学学派,但这个称呼唯独被用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实际上主要被用于古希腊人)的核心人物。在每三年召开一次的希腊化时期哲学研讨会上,一群杰出的学者已开始定期会面,但是,甚至到 1994 年为止,在《欲望的治疗》出版之际,他们的工作对整个专业领域仍影响甚微。

不过,到现在为止,在英美和欧陆的课程体系中,希腊化时期伦理思想研究已成为哲学主流的一个稳定部分,其质量和历史重要性在很长时间以来已得到了保证。在这个领域中,很多学者都做出了精彩的工作,于是,一篇导论有可能很快就变成一篇旁征博引的论文;他们所做的工作,无论是哲学重建,还是编译,都在这个学科领域激起焕然一新的兴趣。假若我在这里仅仅提及茱莉亚·安娜斯(Julia Annas)、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迈尔斯·伯恩耶特(Myles Burnyeat)、玛格丽特·格雷弗(Margaret Graver)、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布拉德·因伍德(Brad Inwood)、

A. A. 朗(A. A. Long)、马尔康姆·斯科菲尔德(Malcolm Schofield)、戴维·塞德利(David Sedley)、理查德·索拉布吉(Richard Sorabji)以及吉塞拉·斯特莱克(Gisela Striker)这些名字,那我就是在忽略很多已经做出杰出贡献的作者。不过,本书的基本关注是有关情感和哲学治疗的问题,而在研究这些问题的领域,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名字尤为引人瞩目。

x 由于这些一流著作的涌现,哲学家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教师开始认识到,在希腊化时期思想家(包括古希腊思想家和古罗马思想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伦理学、道德心理学以及政治哲学的丰富而迷人的讨论。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若不详细讨论这些贡献,实际上就不可能负责任地讲授西方哲学史。即便是去试图理解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休谟、亚当·斯密、康德、尼采等早期欧洲哲学的领先人物(更不用提更早一些的基督教思想家了)的著作,若没有领会希腊化时期思想家对他们的影响,那简直就会成为糟糕的哲学史著作产生的秘方。若不理解古罗马思想对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巨大重要性,就不可能准确地认识美国革命发生的哲学环境。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这些事实,而学者们也正在从文献上来梳理这些贡献。

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也经常碰到一些愚钝的做法。比如说,人文科学的核心课程需要完整地介绍西方思想的历史发展,但它们却经常跳过希腊化时期,从亚里士多德直接跳到基督教思想(甚至会跳到笛卡尔),而忽视了某些思想家——如果没有了他们,这个转变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理解。有些学者专门研究西方哲学的早期现代时期,但是他们在希腊化时期的思想方面往往没有什么基础,因此就无法敏锐地领悟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之类的思想家与那些文本所进行的错综复杂的对话。研究美国宪政历史的专家们(只有伟大的戈登·伍德[Gordon Wood]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例外)仍然倾向于认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创者们沉浸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之中,而不是沉浸在古罗马的思想之中,即使正是这方面的思想如此重要地塑造了他们自身的思想框架。于是,在这个专门的子领域以外,尽管事情发生了变化,但变化的方式基本上不是它所应当采取的那一种。

给予希腊化思想以其应有的地位,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存在真正的困难。古希腊文本主要是以残篇和后人总结的形式保存下来的,甚至对专家学者来说,去评估这些材料就已经非常困难,而对于非专家和学生来说则令人苦恼。为了把希腊化时期的思想家有力地整合到人文科学和哲学的核心课程

中去,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于古罗马作者,因为他们的著作是作为完整的文本保存下来的。当然,后来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所信奉的也正是这些作者,尤其是用拉丁文来写作的作者。但是,要让人们确信卢克莱修(Lucretius)、西塞罗(Cicero)、塞涅卡(Seneca)是真正的哲学家也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从事哲学写作的方式不像亚里士多德的写作方式(虽然我们看不到他的著名对话)那样看似接近英美传统的规范;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忽视柏拉图对话中那些并不具有线性论证形式的部分,那么他们的写作方式也不像柏拉图的写作方式那样看似接近英美传统的规范。卢克莱修是诗人;西塞罗往往用对话体写作;塞涅卡既写对话又写书信。正是因为这三位伟大思想家的哲学议程都是治疗性的,他们选择了很难用通常的分析风格来传授的写作形式。如果一门课程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进行论证和评价论证(这当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目的),那么就很难在这种课程中介绍他们的著作。

xi

《欲望的治疗》试图表明:希腊化时期思想家对论证的质量和精湛其实有着极为深刻的承诺,而且充分符合他们对治疗议程的理解。(以下我将忽略怀疑论,正如读者在阅读第八章时会看到的,怀疑论是一种特殊情形。)说哲学应该是治疗性的,其要旨并不是说哲学应该让自己特有的承诺服从于其他规范(例如幸福和安宁);而是说,只有通过承诺一生都要追求论证,才能获得你正在寻求的好东西(例如幸福和安宁)。我们文化中的其他人物——预言者、魔法师、占星术家、政客——都声称要把人们想得到的东西给予他们,却不要求他们去从事批判性的思考和论证。哲学家们说:这样做不行,只有在献身于理性的生活中,你才会真正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在这里,正如我在本书中提到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论述自我塑造的著作本来应该很有启示,然而,在我看来,只要我们把他在这方面的著述置于希腊化时期,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有一个主要缺陷。自我塑造可以采取很多形式;在哲学家那里,它所采取的形式就是终身致力于论证和分析。)

因此,如果哲学教师认为希腊化时期的文本主要是通过非论证性的手段来进行说服,并因此而加以回避,那么他们就错了;他们误解了希腊化时期的治疗所关心的事情。不过,对那些习惯于更常见的论证策略的学生来说,向他们讲授这些文本确实会涉及一些真正的困难。治疗论证有自己的修辞方式和文学风格。若完全忽视治疗论证的这些方面(很多哲学教学都



会忽视这些方面),就不可能破解这种论证。只有当我们对这些论证的治疗目的保持敏感并以这种敏感性来解读它们,在经过艰苦的工作后,才能明白它们作为论证到底有多么精彩。

不管读者是否同意我用来重建这些论证的具体方式,甚或是否同意我对一个治疗论证(相对于我所要考察的每个学派来说)究竟是什么的总体把握,我希望他们都会相信:治疗论证这一范畴提供了看待文本及其合理结构的一种有用方式。于是我就有了这样一个希望:通过开启治疗论证的全部论题,同时强调对理性的承诺(这是斯多亚主义者和伊壁鸠鲁主义者的一个标志,尽管他们在细节上有很多差别),《欲望的治疗》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这些文本确实是很好的哲学,而随着时间的展开,也有助于他们看到,这些文本如何可以与思想风格更接近主流的其他哲学家一道为他们提供教益。《欲望的治疗》也可以展现看待笛卡尔、斯宾诺莎乃至康德的治疗方案和文学策略的新方式。

## 二、情感和新斯多亚主义的观点

在过去十五年间,我继续从事一些论述情感的工作,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希腊化时期文本的分析。《爱欲与有智慧的人》(Nussbaum, 1995b)分析和评价斯多亚主义者对爱欲(*eros*)的看法(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通过与当代心理分析的规范相联系,我进一步对此提出一个批判性的考察),而在即将发表的两篇文章(Nussbaum, forthcoming b)中,我探究了如下问题:塞涅卡和西塞罗,在二者的政治交战中,是否显示了他们在哲学著作中所要谴责的情感?在《对神圣的克劳狄皇帝的赞美》(*Apocolocyntosis*)这部尖刻滑稽的讽刺作品中,塞涅卡庆祝克劳狄皇帝的死亡。这部作品令我着迷,因此我已经为之准备了一个新的评注本,进一步评论这部著作对于情感及斯多亚学派的哲学规范所做的处理。

不过,这些年来,总的来说我一直在尝试提出我自己的情感理论,把古老的斯多亚主义学说作为我思考的一个起点。在《欲望的治疗》第十章中,我对这个理论提出了一个论述,试图表明斯多亚主义者的那个大胆主张(情感即判断)在哲学上有什么激动人心之处,在那里我对情感提出的总体分析最终发展为《思想的剧变》(*Upheavals of Thought*)及其续篇《隐瞒人性》(*Hiding from Humanity*),而它们都开始于那个起点。

在对斯多亚学派情感理论的价值进行多年沉思后,我终于相信:若要把这种理论塑造为令人满意的哲学理论,就需要用四种方式来进一步发展它。该理论中的这四个缺口或缺陷对应于《思想的剧变》的前四章,每一章都试图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更系统地、用更多的区分和论证来阐述斯多亚学派对情感的看法。克里西普斯(Chrysippus)大概做了全部工作,他在这个论题上的著作残篇包含一些建议,表明他会如何回答有关的基本残篇中仍未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自己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或许把这一切都称为“重建”,其中涉及如何最好地阐明克里西普斯的观点,而不是实际上偏离它。然而,在一些情形中,剩下的三个发展的确彻底偏离了斯多亚学派的观点。

xiii

第二个修改关系到人的情感与动物情感之间的关系,这是最近一段时间让我越来越感兴趣的一个论题。<sup>[1]</sup>斯多亚学派对这个论题的论述否认动物有情感,因此既不符合我们的直观,从现在来看也不符合我们的科学知识。为了照顾“动物有情感”这个直观认识,有人可能会否认情感首先涉及认知。然而,在《思想的剧变》第二章中,我论证说无须采取这条途径。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动物能够有复杂的认知;它们肯定可以把关于眼前对象的想法与关于自身利弊的想法结合起来,而为了具有多种类型的情感(包括恐惧和忧伤),有这些就够了。但是,为了得到一种把动物情感(以及年轻人的情感)包括进来的理论,我们就不应该说情感涉及用语言(或者甚至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命题;而是,我们应该说情感涉及一种特殊的知觉:一个对象可能会对一个生物产生某些有利或不利的影晌,而对于这种影响的显著性或重要性,这个生物是有知觉的。在《思想的剧变》中,我表明对情感的这种看法如何可以充分理解关于动物情感的证据,实际上比非认知的观点得出了更好的理解。最近对动物情感的进一步反思(其中一些反思是在约翰·戴[John Deigh]的卓越批评下激发起来的,见 Nussbaum [2004b, 2004c])表明,人的情感和动物情感之间的差别比我在《思想的剧变》中所意识到的要多得多,而其中一些差别对于“同情”这个论题特别重要。<sup>[2]</sup>

斯多亚主义者并不否认,在看待世界的规范和方式等方面的社会变异

[1] 见 Nussbaum(2004b, 2004c, 2006b, forthcoming d)。

[2] 见 Nussbaum(2006b, forthcoming d)。

能够影响一个社会对情感的分类。实际上,当西塞罗试图把斯多亚学派的文本翻译为拉丁文时,他的挣扎就向我们表明:诸如此类的争端时刻都会出现。不过,斯多亚主义者肯定没有探究过这个论题,而这就是一种认知理论需要做的,因为情感所包含的认知是社会塑造出来的。在《思想的剧变》第三章中,通过借助于对情感的人类学研究,并提出社会变异的一些独特来源和类型,我详细考察了这个问题。

然而,在斯多亚学派的情感理论中,最显著的缺陷就在于:对于人的情感从婴儿时期向成年时期的发展,它缺乏一种描述,因此就无法认识到成年人情感的复杂性,而很多这样的情感其实都包含婴儿时期的情感。假若我们不明白儿童的恐惧和渴望如何在成年人那里保存下来,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成年人的很多情感为何如此顽固地抵制理性说服。若没有这种理解,我们也就没有这样的论证:在面对那些采取非认知观点的竞争对手来捍卫一种认知观点时,这些论证至关重要,因为从表面上看,一种非认知的观点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些现象。于是,在《思想的剧变》第四章中,通过借助于研究对象关系的心理分析学家的著作,我试图用对婴儿和儿童发展的某种理解来装备斯多亚主义的观点。我之所以利用他们的著作,是因为他们的见识符合斯多亚学派的见识,因此也就有助于我们丰富斯多亚主义的观点。我也大量借助普鲁斯特(Proust)的工作,因为在分析对象关系的理论家当中,他也许是最深刻的。

当我们从生长发育的角度重塑斯多亚学派的理论时,在《欲望的治疗》中原来并不占据中心地位的一些情感(特别是厌恶和羞耻)就变得特别重要。这两种情感的确出现在古希腊和罗马学者的分析中,<sup>[3]</sup>但是,它们并不像愤怒、爱、恐惧、希望以及忧伤那样在斯多亚学派的分析中占据核心地位。因此,在《思想的剧变》中,我投入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来研究这两种情感如何与愤怒、爱、恐惧、希望和忧伤相缠绕,又如何使它们变得复杂。这一论题是如此引人入胜,对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的含义是如此丰富,因此值得单独处理,而《隐瞒人性》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该书也把内疚的情感置于前沿,阐明了斯多亚学派情感理论中一个进一步且颇为—贯的缺陷:在这个理论的分类型案中,它是围绕好与坏、现在和未来这两个坐标轴来组织情感的,因此就没有认识到那些聚焦于过去的情感。

[3] 关于“厌恶”,见 Nussbaum(forthcoming b)。

这样,读者若想知道我究竟是如何思考情感的,就必须查阅我已经提到的这些论著和相关文章。然而,《欲望的治疗》不仅很清楚地揭示了(在第十章中)斯多亚学派情感理论的基本结构单元(它们在那个更加透彻的分析中得以保存),而且也对具体情感提出了一些详细分析,其中包括对死亡的恐惧(第六章)、热情的爱(第五章和第十二章)、忧伤(第十章)、愤怒(第七章和第十一章)。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卢克莱修、塞涅卡以及克里西普斯(或者我们可以从他那里重构出来的东西)都是格外深刻的心理学家,他们继续做出了一项无与伦比的哲学贡献。实际上,只是最近几年来,当代哲学家才对伊壁鸠鲁主义者有关死亡恐惧的论述产生兴趣。在此期间,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痴迷已经让我多次对它加以探究,<sup>[4]</sup>而为了回应约翰·费希尔(John Fischer)提出的出色的批判性论证,我也在几个方面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 三、斯多亚学派的政治思想

《欲望的治疗》没有特别关注政治思想,但是确实处理了一些与政治思想有关的规范问题。在过去十五年中,我花费很多时间去思考和写作斯多亚学派的世界主义,即如下思想:我们的根本忠诚应该是对全人类的忠诚,其他忠诚(对家庭、城市、共和国等)都应该以某些方式接受那种更加宏大的忠诚的约束。在不同的斯多亚学派文本和现代文本中,这个思想采取了不同形式,我的一些工作涉及在历史上来澄清这个一般的规范以及相关政治观念。<sup>[5]</sup>我也一直都很关心去揭示这个观点对康德(他接受了某种形式的世界主义)、对尼采(他按照斯多亚学派的规范来批评怜悯)、对一系列已经影响美国奠基者的思想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sup>[6]</sup>但是与此同时,与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争论以及普通教育的本质相联系,我也将那个思想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当代的形式来加以捍卫。<sup>[7]</sup>

xv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顺便澄清一个引起很大误解的问题。大约从1995

[4] 见 Nussbaum(2004b, 2004c, 2006b)。

[5] 见 Nussbaum(1995a, 1999e, 1999d, 2000, 2002b, 2002c)。

[6] 分别见 Nussbaum(1997b); (1994); 以及(2007a, 2007b, 2008a, 2008e)。

[7] 见 Nussbaum(2002a, 1997a)。

年以来,我一直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在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中,应该按照所有理性公民都能认同的材料来建立政治原则,因此政治原则就应该避免任何类型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根据,因为这种根据往往使得政治原则倒向某个特定的宗教的或世俗的综合性学说。换句话说,我同意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说法:我们应该寻求某种形式的**政治自由主义**,即公正地对待公民们追求善的所有不同方式的某种政治学说,拒绝赞同其中某一种方式胜过其他方式。公民具有很多综合性学说,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得到平等尊重。但是,对人的平等尊重并不要求把任何宗教的或世俗的综合性学说确立为那个国家的学说。

当然,斯多亚主义者并不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把一个好的社会建立在斯多亚学派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其实挺好;用斯多亚学派的整个伦理学去教导人们,声称他们持有的其他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他们的观点恰好在这个方面有点愚钝,就像一些最敏锐的追随者如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和康德在捍卫多元主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所认为的那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把政治原则建立在任何单一的综合性观点的基础上,甚至也不能建立在世界主义的基础上,不管我们自己多么偏爱世界主义。这样一个观点至少与一些主要的宗教学说相抵触,因此在一个多元主义社会中就无法成为一种罗尔斯式的“交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对象。

xvi 因此,世界主义是一种综合性的伦理学说。如果有人像我一样把综合性的东西和政治性的东西明确区分开来,那么对他来说,世界主义就不可能(至少在整体上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学说的基础。因此,我自己的规范的政治观点(即能力进路)就不是某种形式的世界主义。它没有说我们的根本忠诚应该是对全人类的忠诚,而只是说了一些更弱、争议更少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同意要为全世界公民提供一种基本的能力水平。在“根本的忠诚应在何处?”这个问题上,即使一个人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也可以接受我的规范观点。(即使一个人相信根本的忠诚应该是对上帝的忠诚或是对自己家庭或国家的忠诚,但他仍然可以同意,我们应该帮助所有人获得一种基本的能力水平。)我相信,宗教和世俗方面的大多数主要的综合性学说都能接受我们对他人负有责任这一思想,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接受了这个思想。因此,我自己的深思熟虑的观点是:斯多亚学派的世界主义不应该是一个全球正义理论的基础,即便没有这种世界主义,我们仍然可以

有一个完全说得过去的全球正义的政治理论。在《正义的前沿》(*Frontiers of Justice*)中,在阐述我自己的全球正义理论时,我就没有用“世界主义”这个说法来描述自己的观点。虽然世界主义能够认同能力进路,但还有很多其他的观点也能认同这条进路。

从目前来看,我甚至没有把世界主义当作一个完全正确的综合性伦理观点来接受,因为我认为它没有给对于家庭、朋友、挚爱的人,甚至国家的忠诚留下足够余地。<sup>[8]</sup>在这一点上,我已经改变想法。若没有这种依恋,生活就会变得缺乏紧迫性和个人意义。

因此,在塑造一个政治观点时,我们不应该把斯多亚主义者的那个傲慢主张(要有一个唯一正确的伦理学说)建构进去。斯多亚学派的政治学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就在于它强调所有人都具有平等价值,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富人还是穷人、出身高贵还是出身贫贱。<sup>[9]</sup>不过,我们可以保留这个关键的见识,同时出于政治目的而采纳一种更加尊重多种不同类型的公民的(不管他们是否具有宗教信仰)良知的观点。

然而,为了用正确的方式来塑造这个政治观点,我们就必须拒斥斯多亚主义的一个更关键的要素,即如下论点: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上,人不会受到运气的蹂躏。对于外在于自己的东西,例如食物、住所、安全、政治参与的条件,人们是有一定需要的;若不充分认识到这些需要,就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某些政治安排具有迫切的重要性、而其他的政治安排违背了人的尊严。如果我们同意斯多亚主义者的观点,即所有人都因为是人而具有平等尊严,那么我们就需要寻求一种方式来阐明:人的尊严并非不会受到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人的尊严对世界提出要求,应该得到某些类型的处理。<sup>[10]</sup>向人们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以便他们能够过上一种与人的尊严相称的生活,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是,斯多亚主义者认为外在事物对人的繁盛发展实际上并不重要,因此就让这项职责变得微不足道,于是他们就会攻击“同情”或“怜悯”,而我相信这种做法不仅是一种难以挽救的执迷不悟,而且也是深深有害的。<sup>[11]</sup>

xvii

[8] 见 Nussbaum(2003, 2008d)。

[9] Nussbaum (2008a, 2002b, 2007a, 2007b, 2008c)。

[10] Nussbaum (2002b, 2007a, 2007b, 2008c, 2008e)。

[11] Nussbaum (1994, 2003, 2008b)。

与斯多亚主义者相比,亚里士多德对人的脆弱性有着更深刻的理解。然而,他并不理解人的平等。我现在相信,任何得体的政治理论都必须把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斯多亚主义的要素全部包含在内。<sup>[12]</sup>

总而言之,研究希腊化时期的伦理思想会给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对于理解西方思想的历史、研究道德心理学,对于规范伦理学以及规范的政治哲学,这项研究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甚至当我们在希腊化时期的文本中发现了看似不完备或貌似错误的东西时,在其核心深处仍然有着深刻的见识并值得深思。通过与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进行一种有礼貌而又富有批判性的对话,我们就总是能够对自己的观点或者我们有可能形成的观点有更多的了解。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应当成为这种对话的一个核心部分。

#### 作者后来发表的关于本书论题的扩展性论著

- Nussbaum, M. (1994). "Pity and Mercy: Nietzsche's Stoicism." In *Nietzsche, Genealogy, Morality: Essays on Nietzsche's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ed. R. Schacht, 139-167. Berkeley.
- (1995a). "Lawyer for Humanit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ncient Political Thought." *Nomos* 37: 181-215.
- , (1995b). "Erôs and the Wise: The Stoic Response to a Cultural Dilemma."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13: 231-267. A revised version, entitled "Erôs and Ethical Norms: Philosophers Respond to a Cultural Dilemma." appeared in Nussbaum and Sihvola (2002) 55-94.
- , (1997b).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Cambridge, Mass.
- , (1997b). "Kant and Stoic Cosmopolitan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5: 1-25;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96 as "Kant und stoisches Weltürgertum." in *Frieden durch Recht: Kants Friedensidee und das Problem einer neuen Weltordnung*, ed. Mathias Lutz-Bachmann and James Bohman, 45-77. Frankfurt; and in 1997 in *Perpetual Peace: Essays on Kant's Cosmopolitan Ideal*, ed. James Bohman and Mathias Lutz-Bachmann, 25-58. Cambridge, Mass.

[12] Nussbaum (2007a).

- , (1999a). “Précis of *The Therapy of Desire*.”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9: 785-786.
- , (1999b). “Reply to Papers in Symposium on Nussbaum, *The Therapy of Desire*.”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9: 811-819.
- , (1999c). Foreword to a New Edition of *The Stoic Idea of the City*, by Malcolm Schofield, xi-xv. Chicago.
- , (1999d). “Duties of Justice, Duties of Material Aid: Cicero’s Problematic Leg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7: 1-31. Revised version published in 2004 in *Stoicism: Trad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ed. S. Strange and J. Zupko, 214-249. Cambridge.
- , (2000). “Musonius Rufus—Enemy of Double Standards for Men and Women?” In *Double Standards in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 ed. Karla Pollman, 221-246. Göttingen.
- , (2001a)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Gifford Lectures 1993. Cambridge and New York.
- , (2001b). “Can Patriotism Be Compassionate?” *The Nation* 273, no. 20: 11-13.
- , (2002a) *For Love of Country?: A New Democracy Forum on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lead essay mine, with response). Undated ed. Ed. Joshua Cohen. Boston.
- , (2002b). “The Worth of Human Dignity: Two Tensions in Stoic Cosmopolitanism.” In *Philosophy and Power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Miriam Griffin*, ed. G. Clark and T. Rajak, 31-49. Oxford.
- , (2002c). “The Incomplete Feminism of Musonius Rufus: Platonist, Stoic, and Roman.” In Nussbaum and Sihvola (2002) 283-326.
- , (2003). “Compassion and Terror.” *Daedalus* (Winter): 10-26. A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 same title, appeared in 2003 in *Terrorism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 ed. James Sterba, 229-252. New York. Reprinted in 2003 in *Perspectives on Greek Philosophy: S. V. Keeling Memorial Lectur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1992-2002*, ed. R. W. Sharples, 142-160. Aldershot; and in 2007 in *The Many Faces of Patriotism*, ed. Philip Abbott, 15-36. Lanham, Md.



- , (2004a). *Hiding from Humanity: Disgust, Shame, and the Law*. Princeton.
- , (2004b). “Précis of *Upheavals of Thought*.”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8: 443-449.
- , (2004c). “Responses in Book Symposium on Nussbaum: *Upheavals of Thought*.”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8: 473-486.
- , (2005) “Analytic Love and Human Vulnerability: A Comment on Lawrence Friedman’s ‘Is There a Special Psychoanalytic Lov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53: 377-384.
- , (2006a).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al Membership*. Cambridge, Mass.
- , (2007a). “Constitutions and Capacities: ‘Perception’ Against Lofty Formalism.” Supreme Court Foreword, *Harvard Law Review* 212: 4-97.
- , (2007b). “‘Equal Respect for Conscience’: Roger Williams on the Moral Basis of Civil Peace.” *Harvard Review of Philosophy* 15: 4-20.
- xix —, (2008a). *Liberty of Conscience: The Attack on America’s Tradition of Religious Equality*. New York.
- , (2008b). “The ‘Morality of Pity’: Sophocles’ *Philoctetes*.” In *Rethinking Tragedy*, ed. Rira Felski, 148-169. Baltimore.
- , (2008c). “Human Dignity and Political Entitlements.” In *Human Dignity and Bioethics: Essays Commissioned by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comp.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351-380. Washington D. C.
- , (2008d). “Toward a Globally Sensitive Patriotism.” *Daedalus* (Summer): 78-93.
- , (2008e). “The First Founder.” *New Republic* (September 10): 24-31.
- , (forthcoming a). *From Disgust to Humanity: Sexual Orient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Law*. New York.
- , (forthcoming b). “Stoic Laughter.” In *Seneca and the Self*, ed. Shadi Bartsch and David Wray, 84-112. Cambridge.
- , (forthcoming c). “Philosophical Norms and Political Attachments: Cicero and Seneca.” In volume on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of Mind*, ed. Dorothea Frede.